

學習與成長

——林永喜校長訪問記

訪問時間：西元 2007 年 4 月 23 日

訪問地點：台北市潮州街林府

受訪者：林永喜校長（1995-1998 年擔任市立師院校長，為本校第一任遴選校長）

（學術專長領域：教育哲學，教育思潮，科學教育）

訪問者：李淑珍

記錄：李佩容

整稿：林永喜、李淑珍



漫長的山路

李：請問校長是哪一年出生的？

林：西元 1938 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台北縣石碇鄉豐田村出生。

李：請您談談您家庭背景。

林：我是鄉下的小農夫。我爸爸、我爺爺都是一邊農耕，一邊做點生意。我小學唸得很辛苦。我家住在石碇豐田，現在的華梵大學那裡。我要跑到石碇國小來上學，要走路喔！每天差不多來回要走四個小時。爲什麼那麼久呢？因爲住山上路很遠，每天回去的時候都要在石碇街上買餵豬的、日用品等，挑回家，所以花的時間比較長。

李：您唸小學時還是日據時代嗎？

林：我沒有唸過日本學校。第一因爲路途太遠，第二因爲我祖父不讓我讀日本學校。我很晚才讀小學，十二歲才上小學，因爲窮，升五年級即輟學。後來以同等學歷考初中，一直半工半讀到師大畢業。

師生共創文景書局

李：您在師大的時候遇到哪些老師？

林：我們師大教育系有幾位很嚴格的好老師，孫亢曾校長、余書麟老師、雷國鼎老師、方炳林老師四位最嚴格。我們第一學期的教育概論考試，一班四十六個，考試過的只有十六個，許多人補考、死當。後來重修的超過一半。但那時候這幾位老師，都對我相當好。
方炳林老師很可惜，大概四十五還是四十六歲就因爲癌症去世了，他是非常好的老師。

李：文景書局大概是什麼時候創立的？

林：文景書局是在我師大畢業那年，是五十八年成立的。五十六、五十七年這段期間，我們有些同學，還有師大的幾位老師，他們說：「我們從事教育專業，大家來成立一個教育專業書局好了。」起初，大概有十幾個人聯合起來共同商議。

李：那時您還是大學生？

林：成立那年我剛畢業。我們同學有五名，老師有五位，一起商議成立文景書局。後來有的老師過

世了，有的老師沒有參加，有的同學又出國了，所以現在大概只剩下兩三個股東，大家都很合作。現在還在的老師還蠻開心的，每年還會說：「文景書局若有出新書，要寄一本給我。」

李：真的還蠻難得的。

林：那時候我們是專門出版教育方面的書。可是我還有一個計畫沒有實現。當時我希望：文景書局假使經營得很好，有賺錢的話，能夠提出一些錢做獎學金，幫助學生出國留學。當時我體會到很多大學生要出國，實在很難。要考公費，一年名額也只不過一兩個；你要自費出國，也要經過考試及格才能出去，又要花一大批錢。

一天收到三張聘書

李：請問校長哪一年進入本校？

林：民國五十九年。

我五十八年師大教育系夜間部畢業，畢業時同一天接到三張聘書。第一張是省立台北師專（按：今日之國北教大），我就趕快去報到。報到完以後，回到家本校的聘書來了，竹師的聘書也來了，可是我已經答應了省立台北師專。第二年我在商務買書，碰到孫（沛德）校長。孫校長說：「你今年一定要從那邊離開，回我們這邊來，你答應我的。」所以第二年我就來到本校，那時叫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。

五十六年本校由省立女子師專改制為市立，五十八年孫校長接任校長，我是五十九年到這邊來。

李：您跟孫校長蠻有緣分的？

林：是很有緣分的，其實我跟她不認識，是我畢業的時候，余書麟老師與雷國鼎老師介紹給熊光義老師（當時的新竹師專校長）要我到新竹師專。鍾源德老師說：「不要跑到新竹了，那麼遠！台北有兩所，我幫你介紹一下。」他就一個學校寫了一封介紹信，所以會有一天收到三張聘書的機會。

不吵不相識——拿獎學金出國進修

李：您五十九年到本校來，最初是在什麼單位？

林：我來的時候是在校長室，在孫校長那邊做她的助教兼英文書信整理工作。

後來考取聯合國科教文組織(UNESCO)的獎學金，就到菲律賓大學(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)。那邊有個屬於 UNESCO 的亞洲師資培育中心(Asian Institute for Teacher Educators sponsored by UNESCO)，很多人誤把它翻成 education。它為什麼叫 Asian Institute for Teacher Educators 呢？因為這個機構是為培養亞洲地區的教育工作人員，包括教育廳局長、各個師範院校的老師而設立。它分成三種課程，一種是短期的研習課程，大概兩到三個禮拜。另外一種是中程課程，那是三個月或六個月。我們那個課程是一年。那一年除了去讀學位之外，還要幫助設計改善阿富汗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教育課程。那時候我們跟七位教育專家在一起，等於一個 team 在那邊工作，我就順便在那邊唸一個碩士學位。

我回來以後，第一年先接出版組主任，做了一學期。那時候孫校長說還是要我幫她整理英文書信，所以我就把出版組主任辭掉。專任講師並協助孫校長處理文稿。

我做了兩年訓導主任後，到芝加哥大學，哥倫比亞大學等去做客座研究。我跑了將近有七八間大學，每間學校大概都待個兩三個月做研究，然後再回來。那時候都是拿國外的獎助金就出去了，所以繞了一陣子。回來以後又申請了國科會的獎學金，又出去了。因為我家裡窮，沒辦法，只有靠獎學金出國。最後再去唸博士學位（按：美國南達科達大學教育學博士）。

李：怪不得現任王富雄主秘說您博覽群籍，看了好多英文書。

林：我考公費留學考試，考了兩次，口試就被刷掉，因為我沒有介紹人，沒有辦法。到最後就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學金。那個獎學金是外國人當主考官，不是中國人，那次有十一位口試委員，筆試是委託語言中心考的，是外國人出題，口試也是外國人主持。

李：那個考試豈不是競爭更大？

林：競爭更大。我們那次大概有一百八十幾個人去考，只選一個，所以我是比較幸運。筆試我考了大概第一還是第二，口試我贏他們。口試之所以贏他們，可以說是「因禍得福」。

那時候我騎摩托車到市立女師專上班，中央銀行前面有個小圓環（現在拆掉了），我騎到那裡，被一輛四分之三軍車把我撞到圓環裡面去，整個人摔進去。翻過去以後，摔得鼻青臉腫。我想那第二天口試怎麼辦？不去嗎？不去又機會難得啊！要去就去吧！

其他人進去口試，考官就問你哪裡畢業啊？住哪裡？……很簡單問一問就出來。結果我一進去，口試官看我這裡一個包、那裡一個包，問我為什麼？我說：「被車子撞的。」他們就說：「你

們台灣人開車很可怕，交通不好」。我說：「你們紐約也好不到哪裡，巴黎也好不到哪裡」，一直抬槓，抬了一個多小時。我說：「好了，你們這樣亂講話，我就一直跟你們抬槓抬到底。」後來我走出考場有人問我：「你怎麼考那麼久？」我就說：「我跟他們吵架。」他說：「口試你也敢吵架？！」。

李：In English？用英文吵架？

林：用英文吵架。吵完了以後，我說大概上不了了，已經吵架了嘛！以中國人的想法，沒禮貌哪裡還能考得上嗎？結果出來口試我是第一名。

李：我到現在還沒有用英文跟人家吵架的能力。

林：所以我說是「因禍得福」啊！現在想起來，蠻好玩的。

辦學認真的女校長們

李：您對孫校長的印象是怎樣？

林：她是一個辦學相當認真的人，真的是以校為家。她每天早晨一定很早就到學校，然後一定參加升旗。因為那時候我在做訓導主任，我大概是第一早到的，大概六點多就到學校了。因為那時候學生早上有早自習，除了導師及教官去看學生之外，我也要去看她們。孫校長大概七點左右就到學校，就參加升旗，做各種活動。只要學生有任何的教學活動，她一定參與關心。

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：有一個學生出了車禍，她的家大概是在屏東鄉下，電話沒那麼容易聯絡，她家人恐怕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才能趕來。孫校長就在台大醫院急診室照顧學生，兩天兩夜不離開。我拿麵包給她吃，她吃不下，說：「看學生這麼難過，我心裡也難過，怎麼吃得下？」整整兩天兩夜她也沒吃飯，就喝點水陪著學生。到了家長來了，看學生醒了，她也笑了，才回家。她是辦學非常認真的一位校長。老師有什麼事情，她就非常積極的去幫忙，她一定親自到，不會隨便打個電話就算，這點她是非常難得的。這個部份恐怕是受到前一位校長——熊芷校長的影響。

這位熊校長是熊希齡（按：民國初年國務總理）的女兒。我到學校的時候她已經退休了，她常常揹個包包來，叫我們這個要怎麼做啊！那個要如何做啊！也把孫校長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。所以那時候兩位前後任校長真正合作無間，很投入，那是非常難得的。

李：另外想向校長求證，在熊芷校長之前的校長鄭昭懿校長，是自殺去世的嗎？

林：聽說鄭昭懿是自殺，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。聽說她兒子不孝，這事有聽過，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。

李：另外有聽到一個說法是說，我們女校時期的這些校長，大部分是將軍夫人，是這樣嗎？

林：鄭昭懿不曉得是不是。熊芷她先生是空軍中隊長中將吧，但她自己本身是哥倫比亞畢業的，相當好的，沒有將軍夫人的架子。

李：那孫校長？

林：孫校長不是，她先生只是在中央信託局做事。孫校長本身是燕京大學畢業的，菲律賓大學碩士，她英文相當好。那時候在所有師專校長裡面，能夠英文講得那麼流利，恐怕她是第一位。

李：那些女校長們才華都很高。

林：對，她們反應各方面都很好。熊校長英文也很好。熊校長很節儉，她自己天天吃便當，把退休金拿來全部捐給學校當獎學金，這也是一位很難得的校長。

李：聽說她好像晚景比較淒涼？

林：因為她有個女兒結婚以後離婚，據說對她不很孝順。

李：她後來會來參加學校校慶，我看照片上她好像顯得很憔悴。那您對任培道校長有沒有什麼印象？

林：對任校長我比較不清楚。唯一特點大概是，她上臺講話，就不知道要下臺，可以講兩個小時。我記得最深刻的是她那一點。我們的校歌就是她任內定的。

李：現在劉校長來了以後，他希望大家恢復一些歷史記憶，所以現在校歌每天放學的時候就會放一遍，這個很不錯。打電話到學校，答鈴也是校歌。

林：劉校長這一點是蠻用心的，他要把這個學校的傳統恢復起來，非常好，我很佩服。

李：我們有很長的女校時期，女校時期女生有沒有培養一些女性主義意識？

林：女性主義我倒不清楚。不過我們的校友在各方面都很好，例如出了不少音樂人才、美術人才、教育人才等，都蠻不錯的，有很多真正傑出的校友。

遷校不成，全面改建

林：（女師專時期）我們學校曾經爭執說到底要遷校，還是原地重建？遷校是要遷到士林美國學校

附近，那一塊地很大，但是那一塊地那時候會淹水，所以這是一個大家不願意遷的原因。第二個原因是很多老師不願意離開現在這個地方，因為離家近嘛！這個地方上班啊什麼的都很方便，所以老師反對。老師反對，他們就會叫一些學生也反對，所以當時要遷校遷不了。

那時剛好換了高玉樹當市長，孫校長就天天跑去找高玉樹，有空就打電話說：「市長，我有事要向你請教。」她為什麼那麼急要遷校呢？因為不遷校，這個學校的校舍破爛不堪，那時候我們的校門是朝公園路。破爛到什麼地步呢？有一次颱風要來，孫校長說：「颱風要來，我們拿個什麼東西把校長室的門窗擋好，要不然門窗會被吹掉。」大家跑去，拿紙板，用紙板加強門窗擋颱風，還好那天颱風沒有來。教室很破爛，我們在二樓上課天花板會掉下來，學生蠻危險的。所以那時候孫校長就很急著找高玉樹市長。高市長他蠻有魄力的，他來學校看一看說：「這樣吧！原地重建，等到將來遷到士林校區的時候，這邊我們就當作分部。」他通知批下來，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原地重建。

第一個開始建的是科學館（數理大樓）、圖書館跟前面那棟行政大樓。先蓋的就是那三棟，然後再逐步地蓋，把舊的房子拆掉，然後再蓋後面的藝術館、學生宿舍，然後再蓋中正堂，這樣一步一步蓋起來。這完全都是孫校長一個人去跑出來的。

那時候她預算跑完了之後，要跑去找議員溝通，都是找我跟當時的總務主任何維敬老師去處理。何老師每天提個包包，跑到校長室說：「小弟該出門了！」我就跟他跑。為什麼我可以跟他跑呢？因為剛好我有位老師，他的一個親戚是在做市政府跟議會的總聯絡人，所以跟議員特別熟，跟市政府各單位也蠻熟的，所以那時候只要有什麼事情，我就跑去找他。他就說：「啊，你怎麼老是跑來找我？」我說：「只有你能幫我忙啊。」所以哪個議員有問題，我就去找他，他就去拜託處理。有一次某個議員很難纏，預算一直不讓我們過，因為他要來本校兼課，我們沒讓他來。我打聽得知，他弟弟跟我同班。我找他說：「大哥，你再不讓我們的預算過的話，校長要解聘我，我會沒飯吃。」他說：「她敢！」我說：「她解聘我，我就沒飯吃，怎麼不敢？」他說：「你要我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讓預算過，我就有飯吃。」他說：「小孩子，你蠻會裝的。」他就讓步，所以爭取預算有時候很辛苦但也還蠻好玩的。

李：預算是每年編？

林：每年編，每年都要去協調，現在也是這樣。只要有一個議員不幫你忙，就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市北 vs. 國北：師範龍頭之爭

李：校舍的重建是「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」，我們享受到新校舍的方便。只不過，拆掉舊校舍以後，就很難看出學校的歷史了。國北教大最近跟我們學校有個爭議，就是爭誰是師範龍頭，誰的歷史最早。他們說：「你看我們有舊的大禮堂，也保存日據時代圖書館的書，還有學籍簿。你們那邊都新新的啊，看不出歷史。」

林：不是，它到那邊去（按：國北前身「台北第二師範」由本校分出，搬到「芳蘭校區」，即今和平東路校區），是有緣由的。當時我們慶祝創校一百週年的時候，我們學校是沒有意見，可是國北有幾位校友有意見。國北有一個校友，他就跑來跟我講：「我們是龍頭，你們是後面的，為什麼你們一百年，你們先慶祝？」我說：「我們從芝山岩、國語學校算來是一百年沒錯。」他說：「為什麼我們晚一年？」我說：「你們怎麼算，我不清楚。」

說我們龍頭是應該的，理由在哪裡？就是從芝山岩、國語學校一路下來到我們這邊，我們是延續傳統、學校都在我們這邊校區發展。後來為什麼國北會出去？是因為那時候有日本學生跟台灣學生常常打架，為了分開打架，就在國北蓋一個芳蘭校區。校區蓋完了以後，台灣的這批學生就搬過去，搬過去以後，他們那邊就成了第二師範，我們這邊成了第一師範。台灣的師範學生因為不能到我們這邊上學，所以都到那邊去。（日本戰敗之後），在台日本學生慢慢變少，第二師範台籍校友人數超過這邊。我們後來又改成女子部，就等於我們第一師範的名字沒有了。所有的資料通通放到他們那邊去，我們這邊日據時代的歷史就好像不曾存在。我們這邊早期也有很多台灣的學生，他們畢業出來都很出色啊。但是他們那些人都是在我們這邊唸到三年級、四年級，然後在他們那邊畢業，所以都號稱是他們的學生。

原先我也不曉得這個，後來是我們要慶祝一百週年校慶的時候，聽老校友說的。我們那時一共找了十一、二位的老校友，最高年齡的有九十八歲，最年輕的八十八歲。這批老校友回來，把過去的歷史講給我聽。他們說：「我們怎麼認也要認這個根，這邊是根，那邊才是枝，分出去的。」所以他們講：「我們怎麼樣的活動都要在這邊。」所以我們一百週年校慶的時候，日本有一批校友訪問團來，有位國北校友不讓他們來參觀我們學校，結果那些日本人就說：「我們是這個學校畢業的，要看這個學校，怎麼看那邊呢？」所以他們那些日本校友，強調要先到我們這邊。那位國北校友在我們學校門口看到我，很不開心，他說：「你用什麼方法把他們弄過

來？」我說：「我跟他們都不認識，是他們認同這個根，這邊是最早的，所以他們要到這邊來，你去問那個帶隊的。因為日文我不懂，你去跟他講。」帶隊的講：「我們第一站是安排這邊，不是那邊。」有十多位老校友如李金蟬啦、張郭水啦，陳英同等都很熱愛我們這邊。

李：有，陳正治老師在《春風化雨 100 年》中寫了〈本校的國師時期〉，弄清楚了整個源流。

林：對，那時候是陳正治跟蘇振明他們兩個人。蘇振明做校慶蒐集資料最積極，真正重點當時是找了陳正治老師來寫沒錯。

李：蘇老師現在還是很關心校史。

校史的延續性：從日據「北師」到戰後「女師」

李：向您請教一個有點敏感的問題。曾有學生去找一些校友作口述歷史，有個校友叫做劉兆文（按：現任政大實小校長）。他認為我們學校的歷史應該從女師算起，跟日據時代是兩個不同的學校，所以他就反對在民國八十幾年慶祝一百年校慶，那您覺得呢？

林：他的理由呢？

李：他覺得當時任培道校長來到台灣的時候，其實女師原先有可能以別的地方為校地。他就說：如果那時候校地在別的地方的話，這樣子不是根本是兩個學校嗎？他說如果選在這個地方是個偶然，就不能夠說因為這個偶然，就認為說這兩個階段有延續性。

林：不是偶然啊。任培道是到女師接任校長，不是來創立女師。好比你生在一個家庭，你是生在那個家庭而不是創立那個家庭，從存在主義講，那你被拋到哪個家庭是無法改變的事實。既然我們學校從芝山岩一直延續下來，不管在哪裡，都是它的延續啊，那這個延續性，你不能斷掉它啊。我祖先是從西河那邊搬到福建、泉州，安溪再搬到台灣來。所以現在我們族譜上面還寫的是西河啊，我不能寫是泉州啊，因為根是從那邊來的。所以我們這個學校要從女師算起的話，那前面那段怎麼來的？就沒有延續性了嘛！

李：您覺得就實質教學、生活管理，女師跟日據時期是否有差異之處？

林：它是一脈相承的啊，雖然他們當初講起來（按：戰後外省人士否認日本在台歷史），是有一點政治意味啦。像國北的葉霞翟校長，我們這邊的任培道校長。熊芷校長只是有點這樣想法，但沒有劇烈行動表現。葉霞翟校長跟任培道校長是很強烈反應的。妳剛才講到國北有很多日文書，

其實不多了，已經被葉校長用卡車運了幾卡車去燒掉。當時我在國北的時候，我很清楚這個事情。當時我還反對，她罵我：「你一個小助教，你管那麼多幹什麼。」我說：「這是寶啊，怎麼能燒呢？日據時代的文物不能這樣處理。」

我們這個學校裡面，當時任培道校長也曾經有這樣的做法。你還知道我們有個紀念碑嗎（按：日據時期「創立三十週年紀念碑」）？她就把它磨掉，（改成「創立六週年紀念碑」）。還有把一個「建國作人」碑東擺西擺。後來那天劉校長問說擺在哪裡？他想要擺在百年校慶紀念基石那邊。我說：「很好啊。」他說：「不知人家會不會講話。」我說：「丟掉就丟掉，你擺在那邊讓大家知道，怎麼會有什麼人會講話呢？有什麼可講的呢？」所以他那一塊後來決定擺在百年紀念基石那邊。

當時很容易有一種仇恨跟對立，想要把什麼東西磨掉，想要把什麼東西弄掉，斷這個斷那個。這個學校是延續傳統下來，不像劉兆文所講改朝換代就要重新算起啊。沒有改啊，學校是一直往下延續下來的，怎麼不能從那個時候算起呢？我想從根源算起才是對的，那不然就沒辦法。像台大是不是那時候台灣光復以後才算起，以前的帝大歷史也不要啦？那一定是要算的。

差一點被當作「匪諜」

林：（女師專）那時我們學校訓導主任很不好做。因為訓導主任跟總教官常常意見不合，總教官動不動就會跟訓導主任鬧脾氣。用白色恐怖的手段對待訓導主任，也用同樣手段對付教職員工學生。

我回國的時候，孫校長說：「你比較有活力，還有各方面跟你比較熟，你條件比較好。」她硬要我接訓導主任，我說我不想做行政工作，我想再出國。她就一直到我家，跑了大概五六次，後來又把介紹我的鍾老師搬出來，無論如何要我接。我的老師說：「既然孫校長需要你，你就幫忙。」所以我就接訓導主任，做了兩年。那兩年的時間也是很辛苦，總教官真的很難相處，很危險的。

李：那時候楊光教官還在嗎？

林：楊光早退休了，楊光退了之後就換一位侯總教官，之後又換了一位黃運球總教官。他的來頭蠻大的，聽說他是黃杰（按：曾任省主席）的親戚，大家都不敢碰他，很喜歡誣告人。

李：您到女師專去教學的時候，它是不是還是很軍事化的管理？這是不是跟日據時代有點淵源？

林：不是，那個不一樣。軍事化的管理是出於蔣經國總統的救國團的要求（按：時任救國團主任）。

再加上老蔣總統認為大陸是輸在學生不能揸槍、走路都不能走，太弱，所以要學校軍事化，要學校軍事管理，這種情形，恐怕在《蔣總統秘錄》都有講。還有，（國民黨）在大陸因為學運而失敗，蔣經國先生怕共黨到學校去搞學運，所以當時他就弄了很多教官到高中及大專院校。當時他的手下王昇，據說所有的教官都是他在安排的，就是那時候學校裡面真正的安全單位。那真的是白色恐怖，講起來會很可怕的。教官是個管道，隨時可以誣告你，這是那時候訓導主任會幹不下去的原因。講到這裡我不得不講，我做了兩年的訓導主任，我不幹也是這個原因。

李：您是不是那時候曾經胃出血太累？

林：對啊，那是一個原因。那時候我來學校上課，就和學生說：「老師前陣子去開刀，所以訓導主任沒有做。」我胃出血是個理由，教官們亂誣告，找問題要抓我，才是真正的理由。這件事把我搞的很慘啊！我只好辭掉訓導主任！

李：您的視野比較開闊、思想比較開明，在當時的學校算不算是一個特例？

林：也許是我從小就喜歡看許多不同的書，接觸的人也不少，所以我就不大像有的人說學校有人心胸很窄啦或怎樣啦。我是比較開明、開朗一點，那麼什麼事情到我身上來，我說：「唉！大概前輩子欠他，這輩子還債還清算了」，所以現在無論任何人做什麼事情損害我，我也不會去追究說：「我這麼做，他還這樣恩將仇報。」我從來就是這句話。前輩子欠人家，這輩子趕快還掉，笑笑就算了，我在學校任何行政單位做事都是這個態度。

女師專校園中的白色恐怖

李：沒有當訓導主任以後，是去當初教系主任嗎？

林：當初教系主任那很晚啦。因為我當訓導主任那段時間還是女師專時代，所以那段時間我根本就不願意到任何地方去，我每天就躲在家裡看我的書，所以學校很多老師以為我已經失蹤了。因為我那時候上完課就走，我甚至連休息時間都不大願意到教員休息室去。因為那時候，我去人家怕跟我講話，我被視為是思想有問題的人，人家講話以為說他也跟我一夥，萬一哪天我有事連累到他怎麼辦？所以我就躲到一邊，我上完課就自己走掉。

當時我有這個紀錄，出國機會都被拿掉，學校安全單位(白色恐怖製造者)不讓我出國。其實中間有幾次機會我可以出國，但都沒有。我的公文只要到台北市教育局，我們這邊學校安全單位秘書室就從那邊又調回，把我的公文抽回來。到最後，還是教育局的一位科長問我說：「公文報出去，應該是你，為什麼他們又抽回去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那時候送審我的東西，學校安全單位電話就打給評審，說這篇文章不能過。有一次學校打給一位老師，他認識我，他說：「你怎麼得罪你們學校得罪那麼深啊？」我說：「沒有啊。」他說：「怎麼還沒有？你的論文在這裡，你要升副教授他說不能過，叫我打不及格送回去。」我說：「那你怎麼辦？」他說：「我不審，退還他們了。」

李：那時候有很多的老師、學生被告，除了你會把它擋下來之外，其他時候有沒有老師或學生會被送走？

林：記錄送出去，你要考校長、要升遷，你的黑名單就在那裡啦，你就被毀了。

李：那是因為有紀錄在。有沒有人從學校被抓走就失蹤的？

林：抓走？在我當訓導主任之前我不清楚，之後就沒有了。有很多人來考（小學）校長，找我們去口試。可是他（按：安全人員）就來說這幾個人不用考慮。我說我不去口試，那沒意思嘛。你們這些名單下來，那我們還口試什麼呢？所以有一陣子，我就不願意去參加當口試委員了，沒有這樣以後，像省教育廳啦，教育部各方面的口試，我才開始去當口試委員。以前有這些黑名單，我就不去，那沒意思嘛。

李：所以什麼時候才開始比較……

林：大概是蔣經國先生當政以後。聽說蔣經國先生他認為這東西是很無聊的。雖然很多人罵說他是特務頭子，這點我是還蠻懷疑。他是個還蠻開朗的人。像我們在陽明山受訓，在（革命實踐）研究院受訓，擺在前面的椅子他也不要坐，他來坐在你旁邊，他說：「我可以坐在這椅子上嗎？」他就坐下了。

李：他同時有開明和專制這兩面。我讀過一些台灣當代文化史的東西，這兩面他都並存。一方面他非常的平民化，讓人家覺得很容易親近；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像陳映真（按：名小說家）當時被關的時候，蔣經國經常會去巡那個牢房，帶著一大串的鑰匙，很沉重的走來走去。陳映真就想：蔣經國自己在俄國留學的時候，也曾經入獄過。

林：所以要看一個人是很難。那時候我們在陽明山受訓的成員，當部長的好幾位，當大學校長的也

有，還有許多教授。他那時候他是蠻客氣的。到實踐研究院是後來的事。我從國外回來了，他們認為我不是匪諜了，就讓我上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。

李：所以剛才講到國外去留學，是在訓導主任下來以後？

林：下來很久以後。當訓導主任之前我是到菲律賓的，到美國是卸下訓導主任很久以後。訓導主任下來以後隔了很多年，將近七八年、快十年，就一直不讓我出去，不讓我升等，一直壓著我，要出國上面就以有案為藉口。每次我要申請出國，我們學校好像都非常緊張的樣子，安全單位大家都開會啦，討論要不要送公文讓我申請出國。

李：那時候你在學校有沒有比較談得來的朋友？

林：朋友是有。在學校裡面可以說沒有談不來的朋友。那時候大家都蠻喜歡跟我聊天的，因為我們都談讀書，像以前那個吳貞祥啦，他是全國數學教材教法、編教科書是很有名的。還有像邵慰龍啦，還有楊吉仁啦、施隆民啦，古國順啦，這些讀書的人我很喜歡，其他的我就很少去跟他們談。我有個怪癖，那些平常在那邊喜歡搞東搞西的，我看到他們頂多點個頭，我也懶得去跟他們打交道。

從女師專到師專

李：有人抱怨男生進來以後，學生素質下降，例如以前女師專晚期有榮譽考試制度（按：即班級自律不作弊，不須老師監考），男生進來以後沒多久就取消了，因為男生會作弊？

林：不是啦，那個榮譽考試制度，主要是陳青青當教務主任的時候她要這樣做，當時我是認為這樣做不妥。因為你要給她榮譽，但有人就是不要有榮譽啊，女生也會作弊啊。但那陳主任那時候說試試看，而我們孫校長還有一個長處，就是很多新的東西她都要嘗試，新的嘗試不行她才會把它換掉。結果那制度行了沒多久就停掉。真正會作弊，也不是說限於男生或女生，有些人會有小毛病，不會寫，就想動動腦筋去做比較投機取巧的事情。

李：我遇到一些女師專畢業的學生（雖然遇到也不是很多啦），我覺得她們有個共通的氣質，就是自律很嚴謹，有完美主義的傾向，做事會非常的投入，創意非常的多。

林：對，她們那時候是蠻專注的，你大概也看過蔡秀媛吧，她是我們很好的校友。

李：那萬家春校長（按：現任附小校長）呢？

林：她也是非常有成就的校友，在五專時就拿孔孟學會論文比賽全國大專組第一名。她又以第一名考取台灣師大博士班，畢業成績非常好。

李：有沒有教過李月卿老師？她是特教方面的，她現在擔任西區特教中心的主任，也在本校兼課。

林：不記得，她們應該都被我教過吧，但有的都已經不認識了。

李：有沒有教過黃淑馨？她是前大理高中的校長，我看過報紙報導她的行事風格，我就覺得她們有某種相似。

林：不記得了。但有一個李玉惠，原來是台北市的校長，現在退了，到稻江管理學院去，她跟萬家春她們都是同一屆的。稻江管理學院在嘉義那邊。她當過信義國小校長、龍安國小的校長、石牌國小的校長，她以前是一個聰明又頑皮的學生，人品很好。

李：師專就是開始收男生的階段。有人說自從收男生之後，風氣就開始不好，是不是男生比較皮？

林：沒有，其實也不是這樣，很多人就找這個因素說，也不是說師專變壞，其實是整個社會風氣在改，外面的視野、外面各種（資訊）的充斥，那個不算是壞啊。像學生敢問老師，跟老師辯一下，那怎麼算是壞呢？那些比較老的老師就說過去教的學生怎樣好，現在的學生不聽話啦。不一定聽話就是好啊。

所以不管我在上課也好，跟我們同事之間也好，我在學校裡面做行政，我就給他們講一句話：

「在我沒有決定以前絕對是民主，什麼話都可以講；我決定以後絕對是專制，誰也動不了，連我自己也動不了。」你一個原則守住就好了嘛。所以人家說師專收男生、師專變師院反而程度差，其實不會差到哪裡去。像說我們有的學生國文比較差，他電腦能力呢？在過去，電腦資訊能力誰會呢？所以說他知識的來源是整體性的，不是像過去是單獨性的。過去讀少數書能考狀元，你現在怎麼讀？所以這是大家對標準看法的問題，我不認為它是壞的。

李：師專改制那年正好碰到美麗島事件，後來要升格為師院，正好又碰到解嚴。師專剛好卡在這兩個事件中間，那時候台灣社會力就整個釋放出來，有示威啦、自力救濟還有黨外運動，這些對師專有什麼衝擊？

林：影響不大，因為它比較保守，那時候學生還沒像現在會去參加。剛開始人還不習慣，因為人啊，總是慢慢習慣。像頭一次我到菲律賓看到遊行，我看這不像人住的地方，怎麼這麼亂。但過了半年，我看差不多嘛，就這樣繞一繞、跑一跑就沒事了嘛。我到德國去，看他們吵吵鬧鬧，開車就走了也沒事。所以等於就是把那個想法宣洩出來就沒事了。像英國肥皂箱演講，人多越講

越高興，沒有人講講就走了嘛。所以我想說這是一個社會常態，像社會學者就說這是一個社會常態。所以像現在師範生，他比較能走入社會去探究，不像以前關起門來，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。

李：我到國北教大去開會，碰到歷史學者李筱峰，他曾研究很多我們學校日據時期、國語學校一些很積極、活躍的學生領袖。他說那時候的師範生是非常積極的，等於是社會青年的知識領袖，可是到了後期，師範生對社會上的各種事情很冷漠。為什麼會這樣？

林：你說他們當時很積極，也不是在學生時代啊。

李：有啊，有很多人是在學生時代就開始鬧學潮。

林：鬧學潮是說要跟日本人對抗，因為那時候實際的壓力在那裡。你現在沒有啊。過去一個黨外的人士，會罵人的，大家就認為是好、是英雄。現在我認為那是個不好的，因為大家坐下來講理啊，大家能講清楚就好。像現在動不動就你鬥我、我鬥你這樣對立的狀況，現在不管是國民黨也好，民進黨也好，任何一個黨對立，我看了就不喜歡。你對立就等於把那個力量消失掉了嘛，你為什麼不坐下來，把它談一談就把它解決掉？在學校行政也是如此，兩個單位對立，永遠沒完沒了。兩個單位坐下來談，很容易解的事你就解了嘛。

李：陳國禎是師專第二屆畢業，剛才講的劉兆文校長跟他同班。他看到校史室外面展示的傑出校友介紹，覺得很難過。因為這些校友都沒有固守老師崗位，後來都跑去從政、才被選為傑出校友；真正固守老師崗位的，反而默默無名。

林：對啊，當時選傑出校友我就很反對這樣。因為常常就是那些比較會東吵西吵的人，就把他推薦出來，那真正在默默耕耘的人，反而你不了解他。所以我們傑出校友應該要怎樣呢？真正去深入了解那個人，真正腳踏實地的去做，那才是傑出校友啊。現在我們就是那個人已經做到系主任就是傑出校友，就給他一個名譽什麼的，那這是一種錦上添花的味道。

李：劉兆文在學生時代就是個學生領袖？

林：他是搞社團啦，他爸爸也是小學校長。過去是我一直想栽培他，曾經幫他到印地安那大學去，讀不到一個月，他就跑回來，之後就在我們學校唸初等教育研究所。

李：他對學校有很多愛之深責之切的意見？

林：可能是吧。他當時要留下來當助教，但因有老師反對，所以沒成。原來他的碩士論文是找我指導，要寫 E. Fromm（按：著名心理學家）。我拜託芝加哥大學的朋友找 Fromm 的太太收集資料，

後來他改題目，也沒告訴我。

李：校長跟以前學生有沒有聯絡？

林：有，他們比較有讀書的會來找我，他們有的時候要出國、要寫東西、要寫論文，要找我幫他們看一下。

李：我一直在想，我們學校早年比較封閉、比較保守。我們現在覺得說封閉保守是不好的，但是當時女師專時期卻出了很多很優秀的學生。而後來到了師院時期教育方式開放，一般人卻覺得說好像素質好像開始下降。為什麼會這樣？

林：因為當時要去讀師範專科學校的人比較多，而且畢業出來就有鐵飯碗，所以那些學生進來素質就高。也不是說封閉就是好，真正來講，那時候的老師上心理學就一本小小的講義，講的就那一點點，沒有那麼廣泛的資料，沒有那麼廣泛的知識，所以現在以廣的領域來講，是現在比以前強。比某種精熟度來講，以前比較精熟、但比較小範圍，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不同而已。

李：我們今天的訪問，回去會請工讀生把它做成逐字稿，打出來以後會送過來請校長過目，校長覺得不妥的地方，現在還不方便公開，那就把它括弧起來。如果說提到一些人名，學生打錯的話，您就把它更正。最後決定要發表多少，由校長決定。尤其現在很多當事人還在學校，可能講了會不好。我很感謝校長很信賴我，跟我講這些事情。

林：我也不是怕會造成人家誤解，我自己的毛病比人家更多，別人談我的事，我的毛病一定很多，對不對？今天是我談我看到的，我把它談出來，沒有其他用意。

改制師院：為師專生開闢升學管道

李：我看過您提到說，後來師專要改制成師院，當時眾說紛紜，大家有不同意見。您是比較贊成改制成為師院。但是後來我們覺得，好像改制成師院以後，我們學生素質好像有下降的情形？

林：這是時代的變遷，你沒有辦法。以前的師專可以說是一些家庭清寒的人唯一的出路。要考師專的時候，要進我們學校，最起碼要考到北一女，中山女高以上的分數，才能進來。我做訓導主任兩年，那時候我們考試每年都是獨立招生的，都是七八千人來考，錄取兩百五十名。所以錄取進來的都是在頂尖之上，這是第一個原因。第二，那時候因為社會對於老師的尊嚴、老師地位的尊崇、還有老師薪水的穩定，都是肯定的。

後來社會改變以後，就變成有個問題。那時候我們五專的學生，大概到了四年級、五年級的時後，情緒不穩。爲什麼情緒不穩呢？那時候陳榮華當校長，他就問我，他說：「你來幫我們學生做一次演講。」他說爲什麼五專的學生進來那麼優秀，可是到四五年級卻這麼浮動？我說這很簡單。他們原來在初中的時候，同學讀書讀不過他們；但當年同學高中畢業、現在考上台大、考上師大，他當然心裡會覺得矮人一截。原來我考師專是高他們一截啊，現在我卻落在他們後面啦，心裡就會浮動，這是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原因，我說：「師專生畢業後，政府限定他們服務五年才能升學，這是死路一條。應該讓他要升學就升學。」

爲這件事情，有一次，教育部某部長、台北市教育局某局長到我們學校來，說我們師專生沒有專業的精神，畢業就立刻要升學。當時我反對他們的看法，我們孫校長還怕，她說：「你怎麼反對部長、反對局長？」我說：「我不贊成這樣。」我說：「你們所謂的專業精神，是我們過去的長工精神、牧童精神，養長工養一輩子，一輩子就看牛不能再去放羊。」我說：「現在這些學生唸到師專畢業，他出去認爲學法律很好，他轉法律，還是貢獻在國家啊，對社會有貢獻。」我就舉例：「我們學校有的同學，唸到最後，寧願賠公費去考台大法律研究所，後來當法官很好啊、當檢察官也很好啊，他認爲那些更能發揮所長，這也不見得不好啊。」我說：「我們這些師專生畢業以後，很多考師大、考那些師範體系的進修管道，爲什麼不好？某部長、某局長都當過小學老師，假使不能進修，那某部長也不能當部長，某局長也不能當局長。試問你們現在的貢獻大、還是過去的貢獻大？」孫校長就說：「你怎麼當面頂他們頂成這樣？」我說：「要把這觀念改過來。」

所以當時我就鼓勵我們的學生，我說：「你們有一個觀念要注意，就是：人只要走正路、求取上進，怎麼做都對。你將來自費讀一流的大學，畢業後去賺大錢也是對的。」我說：「你賺大錢以後想回來改善教育，去創一個課程研究中心，做教材教法的改善，這會對教育有多大的貢獻！」我說：「你只要有錢就能做這些事情啊，你們有錢提出來，設一個學術研究獎學金。」我說：「現在有很多有錢的人把錢亂花，那怪可惜的。我們這些想要做些事情的人，又不讓大家做，常說錢是身外之物，死後又帶不走。追，你又追不到嘛，很苦。」這方面，我很佩服蔣經國先生。他講一句話：「錢財像人的血，人缺血活不了，太多會腦充血，要看你要如何適當的去用。」當時蔣經國在我們受訓的時候，我一直記得他蠻有智慧的一個講法。所以當時師專生去考研究所升學，我就一直鼓勵。

爲甚麼當時我認爲師專改學院有它的必要性？現在認爲當年師專生很好，是因爲他讀的是那幾本教科書，那幾本教科書讀得很好沒有錯，去教小朋友用那些知識去教就夠了。爲什麼呢？因爲那時候小學生出國的不多，沒有這麼多的電視、沒有這麼多的電腦、這麼多的資訊。我就舉一個例子。有一次我們的師專生畢業以後，去跟小學生說：出國你要怎樣怎樣，結果被學生說：「老師你講錯了，連上飛機都講錯了。」因爲那個學生坐過飛機，而老師沒有坐過飛機到國外去啊。現在遊學的機會這麼多，現在要當一個老師，你五花八門都要懂，不是像我們有很多人說：「我只學這一個。」那是不夠的。

陳榮華、毛連塹校長印象

李：校長對陳榮華跟毛連塹校長有什麼看法？

林：我是接毛連塹校長的，但我對他的了解不是那麼深。因爲他來學校當校長的時候，有段時間我在國外，他唯一一點我體會出來，就是說他的脾氣非常溫和，從來不說一句重話。很多東西不管哪個老師有什麼意見，他都不置可否，這是人家對他的一個講法。第二個大家對他的詬病就是說，他弄了太多親戚或學生進來，學校有一大部分都是他帶來的，教育局或是本校他的親戚或學生很多。再一個就是用人方面，他就是比較不守原則。當時有個大學評鑑委員會王九達教授做一個各校的調查評鑑，有一個資料到我們學校來，就是對他的評語，後來在校務會議他提出來找幾個老師討論。那時候他找我去，他說：「這些是真是假？」我說：「只有你會知道，我不能講是真是假。」

李：吳清山校長他們那時候還沒有拿到博士嗎？

林：吳清山是還沒拿到博士就來校服務。他當主任秘書，他一拿到博士學位毛校長就馬上叫他做初等教育系系主任。

李：毛校長後來在學校也當很久喔？

林：很長的時間。陳榮華來做了兩年校長，他就來接陳榮華校長。陳榮華校長是做事很認真，他的毛病就是什麼小事情都要管。人是很認真，但就是說小事也要管，所以這是很多人對他的詬病。

擔任首任遴選校長：拒絕關說，爭取經費

李：您那時候是學校第一任遴選選出的校長？

林：是，那時候其實我是不想選。民國六十五年，我就得教育行政甲等特考特優等，那時候就有人找我去做高中校長、教育局長、處長等我都不去做。我認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做行政，因為第一個我太直，第二個原因我認為不對就不對，你任何人跟我講都沒辦法。像我在做校長的時候，有位長官來找我，他有個表妹只有碩士學位要來做專任講師，我說不行，我們學校規定碩士只能做助教，他不開心就走了，我也沒辦法。

李：我注意到校長開始選舉之後，好像都只當一任？

林：因為我本來就是不願意當，也只答應當一任三年。我自從做訓導主任以後，我就覺得我不適合做行政。這次會出來選校長是這樣：主要是我們學校的幾位老師，他們跑到我家來好幾次，他們說：「無論如何你要來選，因為學校現在好像很鬆散……當時是蔡代院長，他比毛院長還更散。」他們就一直談，談到最後我說：「我內人知道我的脾氣不適合做行政，她也不贊成我做行政。」到最後有一天晚上他們又跑來說服內人，所以內人說：「人家一直找你，也不好意思不選了。」我說：「好啦！我答應你們去選，但選上選不上我不管，我第一個先說明。第二個，即使很不幸讓我選上了，我只做一任，我不連任，我三年就夠了。」那當時有幾位老師就說：「只做三年不必講啦。」我說：「我已經講啦！」

我做到第三年的時候，到議會審預算就跟教育局、議會說：「我快要任滿，謝謝你們的幫忙。」他們勸我繼續做，我說要守只做一任的諾言。因為我任校長的時候，他們是很幫忙。我們的預算從三億六漲到七億多，再加上我們那棟大樓還不算，大樓花了七億多吧，就是公誠樓，那是陳水扁市長答應給我們的。因為我就任校長的時候他來佈達，我說：「要這學校辦好還辦壞？」他說：「辦好。」我說：「要辦好，給錢啊。」他說：「你只要合理的，我們一定支持。」我說：「我要蓋那棟大樓。」他就跟吳局長說：「今年就給。」結果沒有給。第二年他來：「台北市立大學，你要趕快籌劃啊。趕快弄啊！」我說：「一棟小樓都蓋不起來，還辦大學！？」他說：「錢沒給嗎？」我說：「沒給。」他跟吳局長回去後，就給了。所以我對陳水扁市長有好印象就在這裡，說話算話。所以那時候預算，我要什麼，議會與市政府、教育局都很支持。

李：現在我們的整個狀況完全改變了。

林：議會裡面蔣乃辛與許木元等議員很支持我們。有一次審我們學生伙食費，他說：「這全國性的

伙食費怎麼能用同一標準呢？屏東一斤菜多少？台北一斤菜多少？要加些伙食費。」他要我換公務車，我說：「還可以坐。」他說：「那破破爛爛，怎麼能坐？換新的。」教育局給我編六十萬，蔣乃辛就講：「你叫他開計程車好了，怎麼編那麼少？由林校長自己選，只要在壹佰萬以下的都可以。」所以那時候議會對我是沒話講。還有市政府，教育局，我們只要打電話，就可以做事。所以我根本不用到市政府或議會去拜訪活動。

李：當年真的是很不錯。現在好像新任市長郝龍斌還沒到我們學校來過。本來我們上次校慶的時後，劉校長他也是蠻用心的，包括重新整理校史室，就希望市長能來看。那時候是剛選完，結果邀馬英九來他不來，因為他說他已經快要卸任了。邀郝龍斌，郝龍斌說：對不起，我還沒上任。結果兩個人都沒來，到現在好像也都還沒來。

林：和教育部我也是處得很好，那時候部長是郭為藩，中教司長卓英豪非常支持。陳水扁市長，吳英璋局長都很支持。那時候我們拿經費很簡單，老師要提計畫研究，我說：「錢你不要煩，全部我都會安排好好的。」他們很開心，辦得很好。我們辦國際研討會，我是拿獅子會的錢，那時候我有好幾個朋友是獅子會的，都很熱心幫忙。

李：現在市政府給學校每年的預算，有計畫的一直縮減，好像每年都會縮減一定的百分比。

林：有聽說。

李：現在我們工友遇缺不補，每個辦公室都是工讀生在那邊幫忙跑腿。學校又還沒有校務基金，所以非常的拮据。

林：學校經費，教育部可以要一些，市政府也可要一些。

李：都要不到。教育部好像要給我們維持五年，就是師院轉型的一些經費。

林：你們要跟他們行政單位處得好的話，經費其實是很多。

李：到底是校長要跟他們裡面官員的關係好，還是說整個時代改變了呢？

林：真正來講，人也是緣份。我做的時候，大家都對我們學校很好。我們學校同仁做事研究都很團結很積極，跟各級長官都處的很好。天下無難事，只要努力，就有希望。我舉個簡單例子。

我在做訓導主任的時候，剛好蔣公去世葬在慈湖，又剛好在進行十大建設。我就一想，我們的師專生視野不夠，那我就想來辦個慈湖謁陵，並看看十大建設。那我就跟我們孫校長講，她說：

「不可能啦。人家各部會都沒有去，我們一個小學校，怎麼能去？」我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去找部長講講看。」我去找他，他說：「你這小弟，你來有什麼事？」我就跟他說蔣公安厝慈湖，假使

小朋友問：「蔣公在哪裡？」我們這裡畢業的老師出去沒辦法答，慈湖到底怎樣、到底在哪裡也不知道。那怎麼辦？我說：「我要辦慈湖謁陵。」他說：「你這個觀念蠻好的。我要跟中央黨部連絡一下。」他一連絡就說：「那好，這個觀念很好，那你去籌劃。」我說：「沒有錢耶。」他說：「那好吧，去的交通車我們負責。」

交通解決以後，我再另外去動腦筋，去要便當。我想還有一個十大建設要去看，我就去找交通部部長。孫校長還說：「你又要去弄這個。」我就跟部長說：「你十大建設弄那麼多，怎麼讓老百姓知道、讓小朋友知道？」他說：「我正頭痛沒辦法。」我說：「我們師專全校師生去參觀，回來給你宣傳，比做廣告還重要。」他說：「好，我可以讓你們去。」我說：「那你要負責費用。」他說：「什麼費用？」我說：「便當和車子。」他也答應了，所以我們孫校長說：「很多東西溝通出來。」

所以就是說，你當一個校長，自己裡面的行政，你就交給各單位去辦就好了。那時候我們的行政人員蠻認真的，向心力蠻強的，也不會說吵啊什麼的，只要有兩個人意見不同，兩個人都叫來說清楚就好了。

百年校慶的便當風波

林：我接校長的時候沒幾個月就要過一百週年校慶，我們很窮，哪裡去弄錢啊？我很緊張啊，結果老校友李金蟬校長說：「沒問題，校長，我來負責，我來弄。」所以他就自己捐了二十萬，然後他就找現在國賓飯店許淑貞董事長(她的父親許金德先生是我們的校友)捐了三十萬，然後他又請周陳阿春校友會會長：「捐二十萬。」李金蟬校長等所有校友共捐了貳佰壹拾萬左右。當時李金蟬校長說：「我可以請所有的老師到國賓聚餐，我來請。」我說不要啦，我說：「能不能把校友會捐的錢拿出來，我們全校都吃便當，讓所有的教職員工生，及來參加的校友與來賓都有便當吃。」他說：「好啊。那校長要做什麼就做啊，那有什麼不好。」後來我們就去訂便當，那個便當我們訂新台幣一佰二十元，我找「天然台」餐廳來做。大概訂了三千多個還不夠，後來一直追加。因為預算不夠，我就找老闆來談：「老闆，錢不夠怎麼辦？」他說：「多出的便當，我捐好了。」那個老闆我跟他很熟的。

後來不知道是誰去告到記者那邊，兩三個記者打電話來找我，說：「你們校慶過的很風光啊，

但是一個校慶吃一佰多塊錢的便當，太奢侈、太浪費了吧。」我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這些閒來無事的人，這個便當是校友會送的，又不是公家的錢，我們的校友要來請學弟妹、老師吃一佰多塊錢的便當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

爲所當爲，據理力爭

林：我一直鼓勵我們要改成師院，一定要改，甚至改成大學也要改。但是唯一一個在校時我就反對的是（其他大學設立）「師資培育中心」。我不反對他們當老師，做學術研究，但你現在是搶飯碗。設得太多了。他們就說美國也是這樣多元化，我說美國不一樣耶，美國（的就業市場）像太平洋，我們台灣連日月潭都不像。我說頭一次我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看密西根湖，就像海洋這麼大。下再大的雨，看密西根湖不會漲一寸；多久不下雨，你也不會看它少一寸。這理由在哪裡？就是說師範體系，美國就是說這個州（的師資）不夠，另一個州會過來，這一州（師資）太多會跑到那一州去，雖然各州的要求不一樣，再補一些學分就可以。那台灣可以到哪裡去？總共也只有那幾所學校，你能到哪裡去？大量增設師資培育中心，這是我們教育政策一個大敗筆。

當時在教育部開會時只有我一個反對，我一個反對沒有用。再加上李遠哲，我很反對李遠哲提倡的小校主張。我認爲：「小班大概還可以，小校我不贊成。」台北市土地就只有這麼大，除非每個學校到百貨公司樓頂上去上課、弄個小學校，不然你要蓋在哪裡？沒地方蓋嘛。」我認爲鄉下裡資源已經不夠了，你再分散學校裡的經費，連訂個報紙的錢都沒有，這學校怎麼能提升？現在學校有那麼大，你再把它弄成小校，那些學校蓋好的建築物、你放在那邊要養老鼠嗎？

我認爲分成小班大學校沒關係，一二年級設個副校長、三四年級設個副校長、五六年級設個副校長，上面設一個總校長。然後安排學年老師，我認爲這樣能提升教育品質是行得通的。何況學生人數太少的時候，根本學生人與人相處也有問題。

我在美國看過一所學校，那裡兩三位老師教八個學生，我問學生他們將來長大以後要去哪裡？他們說：「在這邊啊，我們家有玉米田，種玉米啊。」我說：「爲什麼不到外面發展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這邊很好，出去幹什麼？」他們根本不想出去，他們因爲怕出去以後跟人家接觸，競爭力就不夠。所以我們很多教育政策裡面，理想是一回事，是應該深入做完整的研究再執行比較

好。

改成師範院校成立很多的系所，我是很積極做的。我在學校的時候，那時候是同仁要成立什麼，只要合理又有需要，我一定讓他成立，我一定想盡辦法，爭取經費讓他成立。爲了清楚國際學術發展，產生有效交流，我一定要辦國際學術研討會，讓大家來看看人家談些什麼、人家看到些什麼。例如當時人家在講建構教學，我就把研究建構教學的幾位教授請來開研討會。人的視野一定要擴出去，你要縮在裡面是不可能的，尤其辦教育這東西。

李：不過現在就是當學校要改制爲教育大學的時候，後來因爲中心很多，所以鄧校長想把它整治。

林：那個做法是不對的。成立研究中心，是同樣研究領域的人，大家集合在一起努力研究。你這裡一個研究小組，那裡一個研究小組。一個研究小組代表一個中心，你不能毀掉它。講到中心，像我們學校那個兒童發展研究中心，那個是我們學校第一個中心。當時成立那個中心有多難，我們是利用 UNESCO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）的基金來幫忙，然後找了專家梅龍教授來，跑了多少次，然後才申請成功。這個中心真正申請，還是我到市政府跑了多少次才成功的。那時候我就在校長室，幫孫校長連絡，好辛苦才成立。現在卻把它廢掉了。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心，一下就把它廢掉了。

李：大概這也是教育部的政策，它大概想減少人事經費。

林：不是啊，那個經費我們在教育局早有預算在裡面，跟教育部有什麼關係？你廢掉一個，將來要成立一個新的，難啊。所以當時我只跟鄧校長講過一次，請他不要輕易廢中心。我離開學校不願意回去兼課的理由就是說，我回去講話，人家會說你還在做地下校長，你講那個話幹什麼。所以我離開學校，我就不願意回去兼課了。學校有什麼事情問我，我都說不知道。因爲你在那邊講，會妨礙到別人。

有一次是鄧校長跟我說，上面有什麼要求。我說：「當一個大學校長，上面有什麼要求，合理的配合；不合理的，我們要堅持。」我說：「爲什麼當時傅斯年校長在台大辦得有聲有色，就是說在那種威權時代，不合理的他也敢堅持啊。所以傅校長受很多人敬重。」我說句不好聽的話，現在很多大學校長到教育部開會，眼睛只看到要弄錢，那些地方提出來的政策是錯的，他根本就不敢講。我很堅持，就算是當一個學校的老師，對就對，不對就不對。你要有思維理念，你才站得住，你在社會才能穩得下去。你連真話都不敢講，就完蛋了。所以甘迺迪總統說得好：「一個人要有面對現實、說真話的勇氣。」

師培生的未來

李：有學生在問：我們學校過去是有教育這個傳統，但是今天因為少了這個傳統，還有師資培育法，所以學生今天都沒有辦法去當老師了。學校在未來的發展上，要保留師資教育這一塊，還是應該把它放棄？

林：教育這一塊是不能放棄的，從事教育的這種活動除了教學活動，還有很多學術研究也可以做啊。你將來出去發展空間要放大。像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吳權威的校友，他不是離開學校、去搞一個電腦輔助教學事業，這也是他一個專長，也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事業啊。社會既然多元化，教育就要朝著多元化來走啊，不一定說我出來一定要去當小學老師、去當中學老師。像我們學校唯一做對的事，就是初教系改為教育系，要把只能培養小學老師那個限制突破。變成教育系後，就不要只限制在只培養小學教師。應該擴大成可以培養小學老師、幼稚園老師、中學老師，有碩士班，博士班，教育行政，學術人才等等，把它擴大出來。

我們學美國那一套，美國只設教育系或一個一個什麼學系，它裡面就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去發展，所以我們學校真正要走的是走這方面。教育專業空間很大吧。

李：現在學校就是師培生減半，但這些學生就是要自己想辦法。

林：師培生減半，學生自己找出路，這個是什麼呢？前面我說教育專業空間潛力很大，是全世界的趨勢。我們過去為什麼師範生可以分發呢？因為那時候我們蔣總統在的時候，他說教育是國防事業，所以中小學老師薪水每年免扣稅啦、師範生全部公費啦，他講的是國防事業。現在已經不把它當作這樣了。

所以我想師資生減半，主要是看學校怎麼培育學生，要培養更多的才能，讓學生在外面很有競爭力。最重要是要有競爭力，這個社會講的第一個就是競爭力，沒有專業競爭力什麼行業都不行。

李：王富雄主任秘書他有一個看法，他認為師專到師院學生素質下降，是因為師專的時候，學生進來就是要當老師、目標很清楚，因為他沒有第二條路嘛。進入師院時期以後，學生一部分精力還是要去學教育的專業，另一部份專門科系的要求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所以他搞不清楚，他到底要忠誠於教育、還是他所學專門科目那一部份？

林：不是啊，這不違背啊。我們講初教系的學生，教育領域裡面有很多可學，你將來要走教育研究、教育行政，還是當老師，在社會科教材教法下功夫、數學科的教材教法去下功夫等。社教系的學生，當然也可以啊。你將來出去走社會學的研究、做公務人員、或是從事社會學科教材教法的研究、或是教育研究，這都可以配合的嘛。

假使把教育當成專業來看，它跟當醫生沒什麼兩樣。你當醫生，醫學系的基礎什麼都要懂啊，然後將來走心臟血管或心臟外科的路，不能說我心臟外科對整個心臟內科都不知道啊。人的知識，不能只是會這一個而已。假使你只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現在常常說你不是一個老師，而是一個教書匠。像書法家，你要把自己的精神寫出來，如果只是一板一眼，那只是寫匠，所以匠跟專業不一樣。所以過去師專培養出來，是比較接近匠的方式。現在我們說比較專業方面的，因為整個學科也好、整個知識領域也好、整個技術領域也好，它一直在擴大，一直在加入新的東西，你不能說我只學這一點。如果說我還像以前一樣只會點油燈，那不行啊。

李：學生會抱怨，像社教系畢業的學生，他們去考研究所，他們歷史不如人家歷史系的，地理也不如地理系的。

林：你自己是學生，你要先找出自己的方向。像在社教系，社教的一般基礎我要會，但是我將來是準備考歷史研究所，那我就走近代史或通史，你從這邊下功夫嘛。將來要考地理的，那你從那邊下功夫嘛。不是說你學了這一行，就叫你另一行不能學嘛。所以這要看老師——尤其是導師——怎麼去帶他。像以前我在做訓導主任的時候，我就常跟學生講：「現在你們先找出你的基礎在哪裡，然後你將來要走的路在哪裡？你基礎找好，再走你的路。」

現在我們很多人沒有這樣，多少學分湊足了就畢業，那當然畢業以後什麼都沒有。

校園軼事

李：您怎麼會跟王主秘交情很好？兩人所學的東西不是不大一樣嗎？

林：我在做訓導主任時，他剛剛進來當助教，然後他就在訓導處服務。曾經共事過。他幫我很多忙，他為人正直肯做事，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。做事他是蠻有分寸的，而且他很乾淨。所以我當校長時請他做總務長就是這樣，他很乾淨，因為你做校長，一定要找個很乾淨的總務長。

李：我過去在社教系就單純只是個老師，沒有任何行政經驗，公文都看不懂，所以一無所知。校長

經驗豐富，我今天受益良多。

林：社教系是不是有些問題？像周憐嫻那麼好的老師離開了，真的是很可惜。我對她是蠻欣賞的，她書讀得好。研究與教學都很認真，後來我聽說她離開了，怪可惜的。

李：我進去的時候是簡後聰老師當系主任，他當的那時候，我覺得系裡大概有些問題。

林：因為他們大概彼此之間有意見。

李：後來鄧校長當校長，才比較穩定。

林：鄧校長他還不錯吧，他對地形還是水文造詣是非常深的。

李：他不是水文，水文是鄧天德，他是地形。

林：一位水文一位地形，他們兩位專業方面是弄得相當不錯。

李：好，另外問幾個八卦喔。我來到這個學校以後，聽說學校有幾個鬼故事，我就去問，但是最後都沒有確定的證據。第一個鬼故事是曾經有女生跳樓自殺，為此換了松梅苑的位置？

林：跳樓自殺是真的，但是有什麼鬼故事我倒沒有聽過。

李：是什麼時期的時候？

林：那個時候大概是我沒做訓導主任的第二年還是第三年。這個學生功課相當好，我也教過她，我很欣賞她，書法特別好，女師專時代的學生。但聽說她的媽媽是後娘，她的家庭壓力很大，他自己又追求完美，所以跳樓自殺。那時候來查這案的檢察官是陳辛酉先生，後來他到金門去當檢察長。那天三更半夜他打電話給我：「林主任你還在睡覺？！」我說：「做什麼？」「你學校出這麼大的事情！」我說：「什麼事？」他說：「你當訓導主任，這麼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？」我說：「我不是訓導主任了，我已經沒有做了。」所以那個事情我記的很清楚，後來說松苑梅苑換了，我就不是很清楚。

李：後來就是位置整個調過來，男生住到女生的地方。聽說女孩子的鬼魂會出現。一直到現在，他們男生還是會說有時候唸書唸到半夜，她會出現勸你不要再唸書，趕快去睡覺。

林：怎麼有這樣的事？講到這裡就是迷信了。我們現在這個新的大樓公誠樓，以前是游泳池。有人說那裡有鬼什麼的。我那時候做校長，有一天很晚回來，我本想到宿舍去看一看。當晚有月亮，忽然看到一個東西忽高忽低，是什麼呢？我就一直追，原來是一張鋁箔紙被風吹上吹下，如果我沒有一直追。如果不看清楚，就會以為這是鬼魂啊什麼的。

李：另外一個故事就是說，有學生把生下的小孩丟在中正堂地下一樓，就是廁所那邊，後來有人會

聽到小孩的哭聲。我看到中正堂牆上的碑說，原先這個樓的用途是很廣的，但後來就有點像被廢棄了。你走下去，它就是黑漆漆的，然後會有一陣寒意過來。

林：我不知道這件事，這場所現在都不用了嗎？

李：前半部不用，後半部還有。

林：我在做校長的時候還蠻熱鬧、蠻好的啊。我那時候全部都用啊。因為新大樓蓋好了，大家都喜歡跑到那邊去，這邊都不用了。因為你一個地方不用，慢慢就沒有人氣，就會冷冷清清的啊。你說那女生跳樓自殺我知道，但你說有人把小孩生下來丟在那裡死掉，我倒沒聽過。

李：我這是聽林君成講的，我們系上的助教，他是師院時期進來的學生。我也不知道，也許是以訛傳訛。

林：也許他們有這樣傳聞，我不知道。

安於淡泊的退休生活

李：請問校長怎麼安排退休生活？

林：我喜歡看書，我唯一的嗜好就是看書。我不會打牌、也不會打高爾夫，自己在家裡做點運動。到了禮拜六、禮拜天，有時候就跑到石碇豐田老家，去種種菜、種種水果跟老朋友暢敘，這樣而已。

李：您的退休生活過得蠻愜意的。

林：我就是這樣，我一向生活就是很規律化。

李：校長您回顧這輩子，覺得最得意的是什麼事情？

林：第一個我的工作選對了，我選到教育這個工作，我覺得真正能符合我的個性。第二個大概就是我跟我太太結婚，我覺得我們是選對的一對夫妻，很恩愛，而且個性又很相近，她就是毫無名利心的一個人。再來就是我媽媽，現在還健在，我覺得很好。我四個女兒受教育都很不錯，他們都很獨立，現在最小的還在美國讀碩士之外，其他都獲得好學校的碩士，都有很好的工作，我覺得我家庭非常的美滿。還有兄弟妹都蠻好的，我們兄弟妹非常的好，每個禮拜天都會回到鄉下去聚聚，過年一定會一起過，我有五兄弟三個妹妹，大家庭這一點是非常好的，不會像其他家庭的兄弟會計較、爭來爭去。還有我一生碰到好幾位好老師，都很照顧我，有不少的好朋

友，互相照顧。

李：今天非常謝謝校長接受訪問，以後有什麼問題再來請教。